

12

电话铃响了，你醒了，犹豫接还是不接。

“没准是个女人，你忘了约会？”她依靠在枕头上，侧面垂眼望着你。

“没准是服务台，”你说。

“你睡着时候，就已经敲过门了。”她声音倦怠。

你抬起头，阳光从绒窗帘后透过白窗纱射在沙发的靠背上，门缝地上塞进来的是当天的报纸。你伸手去拿话筒，铃声却停了。

“早醒了？”你问她。

“我觉得很空虚，你睡着了打呼噜来着。”

“为什么不推醒我？一直没睡？”你扶摸她浑圆的肩膀，这身体已变得熟识而亲切，连同她身体暖烘烘的气味。

“看你睡得那么熟，继续睡吧，你两夜没好好睡了。”她深陷的眼窝发青，眼神散漫。

“你不也一样？”你手顺她肩膀滑下去，握到她乳房，紧紧捏住。

“你还要操我？”她垂头问你，一副失神的样子。

“那儿的话！马格丽特……”你不如何解释。

“你泄完了，在我身上呼呼睡着了。”

“真糟糕，像个动物！”

“没什么，人都是动物，不过女人要的更多是安全感。”她淡淡一笑。

你说你同她在一起特别舒心，她很慷慨。

“也得看是谁，不是谁都给的点心。”

“这还用说！”你说你感激她对你这么仁慈。

“可你早晚也会忘了，”她说，“我后天，不，该是明天，又过了一天，可能已经是中午了。我明天回德国，你也要回巴黎。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。”

“我们肯定要再见面的！”

“再见也只能是朋友，我不想成为你的情人。”

她把你手从奶上挪开。

“马格丽特，为什么？”

你从床上坐起来，望着她。

“你在法国有女人，你不可能没有女人。”

她声音变得干涩。你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射在沙发的靠背上的阳光伸展到把手上。

“这会儿几点了？”你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也有男朋友？想必。”

这是你能找到的对答。

“我不想同你继续这种性关系，可我想我们还是能成为朋友，没准成为好朋友，没想到一下子弄得这么复杂。”

“这有什么？”

你说你爱她。

“不，别这么说，我不相信，男人同女人做爱时都会这么说。”

“马格丽特，你真的很特别。”

你想让她宽心。

“只因为我是个犹太女人，你还没有过？你不过一时需要，并不了解我。”

你说你很了解，可她守口如瓶，你已经说了很多，而她就是不肯打开，你想起她同你做爱时那些喃喃呐呐。

“你要的是我的肉体，而不是我。”

她耸了耸肩膀。可你说你真的想了解她，她的生活，她内心，她的一切你都想知道。

“好作为你写作的素材？”

“不，作为个好朋友，如果不算情人的话。”

你说她唤起你心里许多感受，不只是性，你以为已经忘掉了的那些记忆都因她复活。

“你不过以为忘了，不去想就是了，可痛苦是无法抹去无法忘掉的。”

她仰面躺着，睁一双大眼，抹掉了画的眼影眼睛显得更灰蓝，白皙的胸脯上乳头浅红，奶晕很淡。她掩上床单，说别这样看她，她讨厌她的身体，这也是她做爱时说过的。

“马格丽特，你确实很美好，这身体也美！”

你说你喜欢克里姆特画中肉感的女人，你想让阳光射进来照在她身上，好看个清楚。

“别拉开窗帘！”她制止你。

“你不喜欢太阳？”你问。

“不想在阳光下看见我的肉体。”

“你真的很特别，不像个西方人，相反有点像中国姑娘。”

“因为你还不了解我。”

你说你真的很想了解，透透彻彻，不仅仅是她的身体，或者如她所说的肉体。

“可这是不可能的，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，尤其是男人对女人，以为得到了，可未必。”

“当然，”你有点颓唐，两手捧住头，望着她叹了口气。“要不要吃点什么？可以叫服务员送到房里来，或是去咖啡厅？”

“谢谢，我早上不吃什么。”

“节食？”你故意问，“已经是中午啦！”

“你要的话就叫，别管我，”她说，我只想听你说话。

你受到触动，吻了吻她额头，拖了枕头，垫在身后靠在她身边。

“你很温柔，”她说，“我喜欢你，你要的都给了你，可我不想陷得太深，我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?”

“我怕会想你的。”

你有点忧伤，没再说话，心想该有这样个女人，也许真该同她生活在一起。

“继续说你的故事，”她打破沉默。

你说，这会儿听她谈，谈她自己，她的身世，或是随便谈点什么。可她说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她没有你那么复杂的经历。

“每个女人的经历，写出来都是一本书。”

“也许，一本平淡的书。”

“可都会有独特的感受。”

你说你真想知道，特别想知道她的感受，她这一生，她的隐私，心里的秘密。你问她“做爱时说的那些，是不是真的?”

“我不会说的。也许，”她又说，“有一天，也许会告诉。我希望同你真正沟通，不是性交，我特别受不了寂寞。”

你说你倒不怕寂寞，正因为如此，才不至于毁掉，恰恰是这内心的寂寞保护了你。可你有时也渴望沉沦，堕落在女人的洞穴里。

“那并不是堕落，把女人视为罪恶也是男人的偏见，只用不爱，才令人恶心。”

“那你爱过吗?或是人就用用你?”

你企图引诱她说出她的隐秘。

“以为是，后来发现不过是欺骗，男人要女人的时候都说好听，用完就完了。可女人又总需要这种假象，好自己骗自己，”她说，“你只不过还觉得我还新鲜，还没有用够，这我知道。”

“魔鬼在每一个人心里。”

“不过你比较真诚。”

“未必。”

她格格笑了。

“这才是马格丽特!”

你也宽心，笑了起来。

“一个婊子?”她坐起问。

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!”

“一个自己送上门的贱货?”

她眼睛直勾勾盯住你，这灰蓝的眼仁你却看不透。她突然笑得双肩发抖，一对像梨样垂挂的大奶直颤。你说你又想她了，把她推倒在枕头上，她刚闭上眼睛，电话铃又响了。

“接你的电话去，你很快就会有新的女人，她推开你说。

你拿起电话，一位朋友请你去南丫岛吃晚饭。你对电话里说等一下，捂住话筒，问她去不去?不去的话，你就改一天留下来陪她。

“我们不能总在床上!要不你会弄成个骷髅，你的朋友得怪我了。”

她下床进浴室去了。门没关，哗哗水响。你躺着懒得动弹，仿佛她就是你的伴侣，离不

开了。你止不住冲她大声说：“马格丽特，你是一个好妞！”

“送给你的礼物，可你不要！”

她也大声叫，超过水响。你便大叫你爱她！她也说想爱你，可她怕。你立刻起身，想她一起入浴，门却关上了。你看见桌上的手表，拉开窗帘，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。

从上环地铁站出来，海边一长串码头，空气清晰。海湾里往来的船支染上金黄夕阳，十分明亮。吃水很深近乎到船舷的一艘驳轮，分开波纹，泛起白白浪花。这岸上的建筑物，混凝土和钢材的质感都呈现得清清楚楚，轮廓一概像在放光。你想抽支烟，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幻觉，你告诉她脚底下都轻飘飘的，她挨紧你，吃吃一笑。

马尔波罗香于巨大的广告下摆的一排小吃摊子。进了铁闸门，却像美国一样到处是禁烟的标记。正是下班时间，每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一班渡船，开往各个小岛，去南丫岛的一多半是青年，也有不少外国人。电铃声响得刺耳，人们脚步登登，急匆匆却很有秩序，一到船上，立刻打起瞌睡或是拿出书看，静得便只听见轮机的震荡。船迅速离开闹轰轰的都市，一座高过一座的大厦簇群渐渐退远了。

凉风吹来，船身轻微颤动，她困了，先靠在你身上，随后索性屈腿躺在你怀里，你也觉得非常自在。她居然一下就睡着了，乖巧而安心，令你不免有些怜惜。人种混杂的船舱里，除了禁烟的标记没有别的提示，不像在香港，不像就要回归中国。

甲板外，夜色渐渐迷蒙，你也恍恍惚惚，或许就应该同她生活在一个岛上，听海鸥叫，以写作为乐，没有义务，没有负担，只倾吐你的感受。

下船出了码头，有人骑自行车，这岛上没有汽车。路灯昏黄，一个小镇，街也不宽，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和饭馆，竟相当热闹。

“这里开个音乐茶座或是酒吧很容易活。白天写作画画，傍晚开始营业。这主意怎么样？”来接你的东平，留的一脸落腮胡子，高个子，是个画家，十多年前从大陆来的。

“要累了还随时可以下海滩，游个泳。”

东平指点你们看，山坡石级小路下方的海湾里停了些小船和划艇，说他的一位洋人朋友就买了条旧渔船，住在里面。马格丽特说她开始喜欢香港了。

“你可以到这里工作，中文这么好，英文又是你母语，”东平对她说。

“她是德国人，”你说。

“犹太人。”她纠正你。

“出生在意大利，”你补充道。

“会这么多语言！哪个公司不高薪聘请？就不必住这里了，浅水湾在香港岛那边，海滨和山坡上有的是豪华公寓。”

“马格丽特不喜欢同老阔在一起，只喜欢艺术家。”你替她说了。

“那正好，我们可以做邻居，”东平说，“你也画画吗？这里可是有一帮画画的朋友。”

“以前画过，只是喜欢，不专业，真学画已经晚了。”

你说你还不知道她也画，她立即用法语说你不知道的事还多呢。此刻她同你保持距离，还又要同你有种私下的语言。东平说他也进过美术学院不是官方认可的画家，所以才从大

陆出来。

“在西方，画家不需要官方认可，也不一定都要进美术学院，谁都可以当画家，主要是没有市场，画卖不卖得了，”马格丽特说。

东平说他的画在香港也没市场，画商要的是仿照印象派炮制，签上个外国人的名字，手到方的画廊，按批发价收购，他每回签的名都不一样，签过多少个名字也记不清。大家都笑了。

东平住的这二楼上，客厅连着画室，一屋子的人不是画家、摄影家便是诗人或专栏作家。唯有一个老外不搞艺术，是个长得挺帅的美国小伙子，东平一本正经向你们介绍说，这是批评家，一个中国出来的女诗人的男朋友。

每人手里一个纸盘子，一双筷子，海鲜则火锅里自取，不再生猛，却很鲜。东平说你们来之前他才从街上提来的，此刻下在滋滋水响的锅里，都卷缩不动了。这一群也很随便，有赤脚走来走去的，有坐在地上的垫子上。音乐放得挺响，弦乐四重奏，大音箱，维尔瓦第嘹亮的〈四季〉。众人边吃边喝酒，七嘴八舌，没有中心话题。唯有马格丽特显得矜持而端庄，说的中文也流畅，立刻把那美国小伙的洋腔洋调比下去了。他便同马格丽特改说英语，还滔滔不绝，弄得写诗的那姑娘大为吃醋。马格丽特后来对你说，他什么也不懂，却逗得这美国小伙子总在她身边转。

一位说是从北京圆明园扫除出来的艺术家，东村或是西村的，总之以整顿市容和社会秩序为名，两年前都叫警察查封了。他向你询问当今巴黎艺术的新潮是什么？你说时髦年年总有。他说他是搞人体艺术的，你听说他为这艺术在中国吃了不少苦，不好说这在西方如今已成了历史。

大家不约而同又谈到九七，说举行中英文交接仪式解放军进驻的那天，各酒店的房间都预先满，各国记者云集香港，有说七千，有说是八千。又说英国港督将在七月一日凌晨中共党的生日，中英交接一完便去海军基地，乘船离港。

“为什么不坐飞机？”是马格丽特在问。

“去机场的路上，那天都是庆典，看了伤心，”有人说，可也没人笑。

“你们怎么辨？”你问。

“那天哪里也别去了，就我这里吃海鲜，怎样？”东平说，似笑非笑，显得挺宽厚，不像早先那么毛躁，也变得老成了。

没有人说笑了，音乐顿时显得更响，维尔瓦第的〈四季〉，不知到了那个季节。

“没关系！”美国小伙子高声说。

“什么没关系？”她女朋友没好气，又顶上一句，“你中文总讲不清楚！”

他这才搂住他女友说：“我们可以回美国去。”

饭后，这美国小伙子献出小指甲盖大小一块鸦片，供大家享用。可你们得赶午夜的末班船回去。东平说这有的是地方，你们也可以在这里过夜，明天早上还可以下海游泳。马格丽特说她累了，再说是明天中午的飞机。东平又送你上船，等到船离岸了，孤单一人还留在码头上，朝你们高高举起手。你对马格丽特说，在北京的时候你们就是老朋友，共过患难，很

难得。他不懂外文，哪里也去不了。他早先在北京的家警察就找过麻烦，他家总有些男女青年聚会，听音乐，跳舞，邻居以为是流氓活动，报告了。之后，他想方设法来到了香港，你这次来也算是同他告别。

“人在哪里都很难活，”马格丽特说，也有点感伤。你们依在甲板的铁栏杆上，海风清凉。

“你明天真要走？不能多留一天？”你问。

“不像你这么自由。”

海风带着水星子扑面，你又面临一次分手，也许对你是个重要的时刻，似乎你们的关系不该就这样结束，可你又不想有什么承诺，只好说：“自由在自己手里。”

“说得容易，不像你，我受雇于老板。”

她又变得冷冷的，像这凉飕飕的海风。海上漆黑一片，岛上星星点点闪烁的灯光也看不见了。

“说点什么有趣的，”她察觉到扫了你的兴，又找补道，“你说我听着呢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说三月的风？”你信口胡说，又恢复调侃的语调。

你察觉到她耸了耸肩，说有点冷，你们回到船舱里。她说困了，你看了看表，还有半个小时到香港，说她尽可以靠在你身上打个盹，你也觉得困倦不堪。